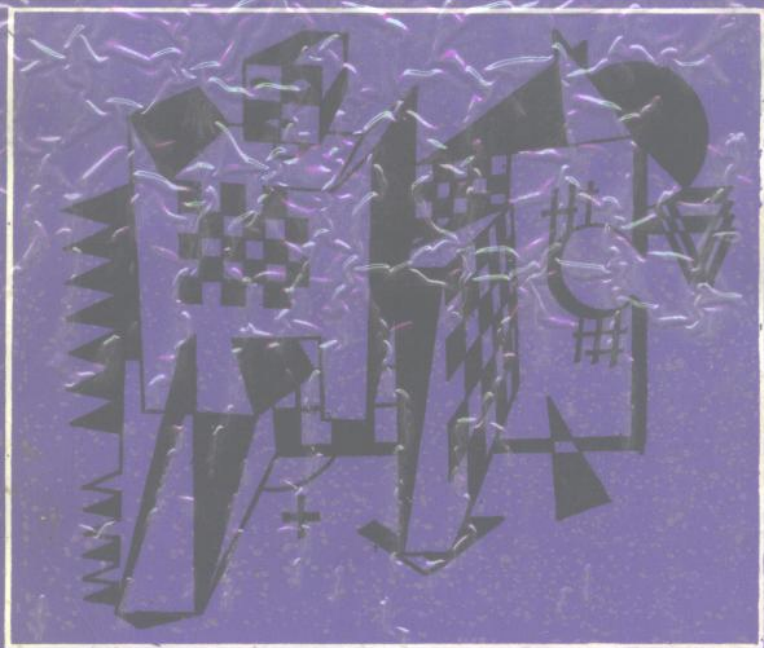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动机与人格

〔美〕马斯洛 著
许金声 译



华夏出版社

动机与人格

HIJI WENKU.

〔美〕马斯洛 著

许金声 等译

华夏出版社

100070 · 北京

责任编辑：理 焮

封面总体设计：郭 力 钮 初 呼 波

李 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呼 波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by

A.H. Maslow

Harper & Row, New York, 1957

动机与人格

【美】A.H. 马斯洛 著

许金声 程朝翔 译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 1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356 千字 插页 2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198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2000 册

ISBN7-80053-045-0/B·010

书号：2484·010 定价：3.50 元

译 序

马斯洛(A.H.Maslow, 1908—1970)是当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1967—1970年曾任美国心理学学会主席。马斯洛并不是第一个表述人本心理学思想的心理学家,但由于他对于传统心理学的批评具有相当的深度,由于他的著作使人本心理学的观点更加丰富和清晰,他具有“人本心理学之父”之称。

马斯洛的著作比较丰富,《动机与人格》一书一般认为是他的奠基作,在这部著作里,他的一些主要思想都已成形,包括影响极大的需要层次论和自我实现论。

关于马斯洛的著作,西方一直有较大争论,我国也开始了初步讨论,但至少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即它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它的思想火花超出了心理学领域,在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多种学科中激起了再创造。

关于马斯洛,盖格(Henry Geiger)曾说:“必须首先把他看成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才是一位非常刻苦的心理学家,更确切地说,是一位把自己的成长和成熟转变为一种心理学的新思想方法的人。”这段话十分中肯地道出了马斯洛其人其书的一个特点。马斯洛的学说,与他的人格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那些人们最为关注的心理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自我实现问题的研究。可以说,马斯洛的心理学,本身就是他自己自我实现的产物。

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供多种

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者参考,对于一般读者,在个人修养,心理健康以及如何发挥自己的潜力上也有参考价值。

此书的翻译由几位朋友合作完成,其分工如下:许金声(第1、2、3、4、5、6、7、11、12、15、17章,和附录甲、乙);程朝翔(序言、第8、10章、附录丙);刘锋(第9、12、14章);王强(第7章)。

其中附录甲原为此书1954年版的第17章,在新版中被删掉了。考虑到马斯洛建议愿意深入研究者仍可阅读这一章,我们也认为它有一定价值,因此把它作为附录甲保留在这一中译本中。原来的附录甲和乙,分别调整为乙和丙。

许金声

1987.4.13.

前 言

在这个修订本中，我试图收入最近 16 年来的所有主要课程。这些课程的份量极大，使全书的宗旨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得到了修正（这一点我在下面会有详细论述），因此，尽管重写的部分并不太多，我也仍然认为这是一次全面的实质性增补和修订。

本书的初版诞生于 1954 年。当时，它实质上是试图在已有的传统心理学派的基础上有所建树，并未想要摒弃这些学派或者建立一个与之抗衡的心理学派。它试图通过深入探索人性的“高级”层次，来扩展我们对于人格的理解。（我最初想给本书起的书名就是：《人性的高境界》）如果要我把本书的宗旨浓缩为一句话，那我就这样说，除了当时的各种心理学派对人性所做的描述之外，人也还有一种更高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似本能的（instinctoid）；也就是说，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如果我还可以再说一句的话，那我就强调人性的高度整体性质，这与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分析—分解—原子论—牛顿式方法是水火不相容的。

或者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我当然接受并且依赖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现成资料。我也赞成前者的经验主义和实验精神，以及后者对真实面目的揭露，对内心深处的探索；但我却拒绝接受它们制造出来的人的形象。也就是说，本书代表着一种不同的人性观念，一种人的崭新形象。

我当时认为，这只不过是心理学家族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这原来是一种新的 Zeitgeist [时

代精神]的一个局部表现,是一种新型的普遍、完整的人生观。这种新型的人本主义的 Weltanschauung [世界观]似乎是在用一种面貌全新,前途远大,令人振奋的方式来设想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例如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所有的行业,例如法律界,政界,医学界,和所有的社会职能机构,例如家庭,教育,宗教等等。在修订本书时,我本着这种信念,在本书所提出的心理学理论中写进了下述看法:这是一种范围极广的世界观和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的一个侧面,它已经达到了部分的完善,至少已经达到了可以站得住脚的程度,因此,必须予以认真对待。

这场货真价实的革命(一种人、社会、自然、科学、终极价值、哲学等的崭新形象)却几乎被知识界的大部分人所完全忽略,特别是被控制着传播媒介,从而能影响有文化的大众和青年的那部分人所完全忽略,(因此,我已经习惯于将它称为“静悄悄的革命”)。

知识界的许多成员提出了一种以极度的绝望和玩世不恭为特征的观点,这种极度的绝望和玩世不恭有时甚至堕落为腐蚀性极强的恶毒和残酷。事实上,他们拒不承认有可能改善人的本性以及社会,也不承认有可能发现人的内在价值或者对生活产生一种普遍的热爱。

他们不相信真有什么诚实,仁慈,慷慨,柔情等等,于是便不只是停留在一种合情合理的怀疑主义和不急于下判断的态度上,而是在与被他们嗤之为笨蛋,“童子军”,榆木脑袋,蠢货,空想家或瞎乐哈的人打交道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敌意。这种主动的攻讦、仇视和对感情的践踏远远超出了鄙夷的范围;有时,这似乎是一种义愤填膺的反击,矛头所向是被他们认为在愚弄、坑害和嘲笑他们的一些侮辱性的企图。至于精神分析学家,我想则会认为其中含有一种动力学——对以前的失望和幻灭发泄暴怒和痛恨的动力学。

这种绝望的支流文化，这种“比您更损”的态度，这种相信弱肉强食和悲观失望，而不相信善意的反道德，受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迎头反击，也受到了本书以及本书书目中许多论著所初步提供的资料的迎头反击。尽管仍然必须对肯定人性中“善”的前提十分谨慎（见7,9,11,16章），但现在已经有可能坚决地反驳认为人性在根本上是堕落和邪恶的那种绝望的观点。这样一种观点已经不再单纯是趣味的问题了。要想继续坚持这种观点，则必须死抱着盲目和愚昧的态度不放，则必须拒不考虑事实。因此，必须将此看做一种自我的投射，而不是一种有理性的哲学或科学态度。

在本书的头两章以及附录乙中，阐述了人本主义和整体论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得到了过去十几年中许多发展的有力的确证，特别是得到了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巨著《个人的知识》（376）的有力的确证。拙著《科学心理学》（292）也阐发了极为类似的主题。这些著作同仍在广为流传的古典、传统的科学哲学分歧极大，它们为与人有关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完善得多的替代物。

本书自始至终运用的都是整体论方法，但在附录乙中则对整体论方法进行了更为深入，也许是更为费力的论述。整体论显然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宇宙总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个社会总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个人总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然而，整体论观点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一旦实施起来，一旦要被正确地运用，却远远不是一帆风顺的。最近，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原子论的思维方式是某种形式的轻微的心理变态，或者至少也是认识不成熟症候群的一种症状。整体论的观察和思维方式似乎会自然、自动地为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所接受；对那些不怎么开化，不怎么成熟，不怎么健康的人来说，却

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到目前为止，这当然还只不过是一种印象，我也并不想过份地强调。但我觉得有理由将它做为一种假设提出来，以便接受验证，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容易办到的。

本书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本书自始至终，都在阐述动机理论。这种理论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它于1942年首次向一个精神分析学会提出；当时，它试图将我在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D. M. 利维，弗洛姆，霍妮和戈尔德斯坦等人的理论中所看到的片面真理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我从自己零零星星的治疗经验中得知，上述每一个论者都有正确的时候，都能对一些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我要提的问题实际上是临床方面的，哪一种早期的剥夺造成了神经病？哪一种心理医学可以治愈神经病？什么样的预防措施能够防止神经病？对各种心理医学的需要有哪些轻重缓急？哪些是最有效的？哪些是最基本的？

如果说这种理论从临床的、社会的、人学的角度来看颇为成功，但从实验室和实验的角度来看则不甚成功，那是一点不错的。它同大多数人的个人经验极为吻合，并向他们提供了一种有结构的理论，这种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内心生活。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具有有一种直接的、亲身的、主观的可信性。然而，它却仍然缺乏实验的检验和证实。我尚未想出适当的办法在实验室中对它进行检验。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332)将这种动机理论用到了工业环境中，从而部分地解开了这个谜。他不仅发觉这种理论对整理资料和观察结果极为有用，还发觉这些资料反过来也可以做为确证和核实这种理论的原始资料。现在，正是从这一领域，而不是从实验室中，取得了经验性的证据。（书目中包括了选择出来的一部分这类报告。）

我从这里以及从生活的其它领域所提供的确证中，得到了以

下教益；当我们谈到人类的需要时，我们所谈到的是他们生活的本质。我又怎么能够设想将这种本质放在某个动物实验室中或者某种试管状态中进行检验呢？显然，它需要的是整体的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活情况。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证实或者否定。

第四章来源于临床治疗，这一点从它只重视神经病的致病因素，而不重视不会给心理治疗专家惹麻烦的动机上也可以看出。不惹麻烦的动机很多，其中有惰性和懒惰，感官享受，对感官刺激和活动的需要，单纯的生活热情或者缺乏生活热情，热中于希望或者易于失望，在恐惧、焦灼、匮乏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地易于退化，等等；更不必提那些同时也是促动因素的人类最崇高的价值：美，真理，美德，成就，正义，秩序，一致，和谐等等。

这些对于第三、四章的必要补充在我的下列论著中得到了探讨：《存在心理学初探》(295)的第三、四、五章中；在《良好精神的管理》(291)中有关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的章节中；以及在《超越性动机理论：价值生活的生物学基础》(314)。

如果不考虑到人生最远大的抱负，便永远不会理解人生本身。成长，自我实现，追求健康，寻找自我和独立，渴望达到尽善尽美（以及对“向上”努力的其它说法），这一切现在都应该被当做一种广泛的，也许还是普遍的人类趋势而毫无疑问地接受下来。

然而，其它退化、恐惧、自我萎缩的趋势也并非不存在，只是当我们（特别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陶醉在“个性的成长”之中时，很容易将它们忘记了。我认为，预防这种幻觉的一个必要措施，是全面地了解一下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我们必须懂得：很多人做出的选择不但不明智，而且简直糟糕得很；成长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而有人会逃避成长；我们不光会热爱自己最好的机会，同时也会对这些机会感到恐惧(314)；我们都毫无例外地对真理、

美、美德怀有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对它们既爱又怕(295)。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来说，弗洛伊德的著作仍然是必读书(读他的事实，而不是他的玄学)。我也乐于推荐一本霍加特的极其敏锐的著作(196)，这本论著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满怀同情地理解他所描写的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理解他们之所以会被粗俗、琐碎、低劣、虚假的东西所吸引。

第四章和题为“基本需要的似本能性质”的第六章，在我看来构成了一个人类内在价值系统和利益系统的基础，这些价值和利益本身就是自身意义的明证，无须进一步证实。它们从本质上来说美好的和理想的。这是一个分层次的价值系统，是存在于人性的本质之中的。它们不仅是全人类都需要和渴望的，从必须用它们来避免一般疾病和心理病变的意义上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用另外一些词汇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也可以说这些需要和超越性需要(314)同时也是内在的强化因素和无条件的刺激因素，可以用来作为基础将各种工具性学习和适应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这些内在的利益，动物和人类都愿意学习几乎所有能使它们得到这些终极利益的东西。

尽管在此由于篇幅的限制而无法进一步发挥这个观点，我却不能不提到，将似本能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不光看作是需要，同时也看作是权利，这既合情合理又颇有益处。既然承认人有权成为人，就如同猫有权成为猫一样，那么这一点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要想具有完整的人性，这些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则必须得到满足，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天赋权利。

这种分为各个层次的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系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对我有帮助。我觉得它就象一盘大杂烩，人们可以根据各自

不同的胃口和口味从中挑选。也就是说，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时，也要考虑到判断者的性格因素。他会依照已被自己普遍化了的乐现主义和悲观主义，从中选择出某些动机，并将行为归因于这些动机。我发觉，人们今天往往都会做出后一种选择，即选择悲观的动机。这种情况生得太频繁了，我都觉得有必要将这种现象称为“对动机的贬低”。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在解释中宁肯选择低级需要而不愿选择中级需要，宁肯选择中级需要而不愿选择高级需要的倾向。宁肯选择的是纯粹物质主义的动机，而不是社会性的动机或者超越性动机，也不是三者的混合物。它是一种妄想狂似的猜疑，是一种对人性的贬低。这种情况我常常见到，但据我所知，对此还没有较为充分的描述。我认为，任何完整的动机理论都必须包括这一额外的变量。

当然，研究思想史的人肯定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中轻而易举地找出许许多多这方面的例子，既有抬高人类动机的普遍倾向，也有贬低人类动机的普遍倾向。在目前，我们文化中的倾向显然是普遍地贬低。为了达到解释的目的，低级需要被严重地滥用，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则很少有人问津。在我看来，这种倾向的根据是先入之见，而决不是经验性的事实。我发现，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决定作用比我的病人自己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比当代的知识界人士所敢于承认的也要大得多。很明显，这是一个经验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同样也很明显，这一问题极为重要，所以决不能让某个派系或内部集团来自行解决。

在论述满足理论的第五章中，我增加了一节与满足的病理学有关的内容。人们在达到了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之后，自然会以为能带来幸福，但随之而来的竟可能是病态的结果，这在15或者20年之前，我们自然是不会有思想准备的。我们从王尔

德^① 身上吸取的教训是，必须警惕我们自己的愿望——因为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时往往会发生悲剧。看来这种事在任何一个动机子次上都会发生，无论是在物质的，人际的，或者是超验的层次上。

我们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发现中得知，对于基本需要的满足，其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生出一个可以寄托信仰，可以为之献身的价值系统来。恰恰相反，我们发现，基本需要满足之后，倒是有可能产生厌倦，无目的，无法无天之类的后果。我们显然只有在为我们所缺乏的事物而奋斗时，在希望得到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时，在我们将自己的力量积蓄起来以便为满足这种愿望而奋斗时，才会把自己的各种本领都最大限度地施展出来。结果证明，满足的状态并不一定能确保一种幸福愉快，称心如意的状态。它是一种未决状态，既能解决问题又会产生问题。

这个发现的含意是，对于有意义的生活，许多人能想象得出的唯一定义就是“缺乏某种不可缺少的东西并为之而努力奋斗。”但我们知道，对于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即使他们的所有基本需要都已满足，他们也会觉得生活甚至更为丰富，更有意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生活在存在的王国中(295)。因此，那种对于有意义生活的流传甚广的普通看法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或者至少也是一种不成熟的看法。

对于我所说的牢骚理论(Grumble Theory)，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291)，这对我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简而言之，我所观察到的需要的满足只能产生短暂的幸福，这种幸福又会趋于被另一种(希望是)更高级的不满所接替。人类想得到永久幸福的希望看来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当然，幸福的确降临过，是实实在

① 王尔德(Oscar Wilde)——(1856—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以其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著称，曾因同性恋被判入狱。

在、可以得到的。但是，看来我们不得不接受它内在的变幻无常，特别是当我们着眼于它的比较强烈的形式时。高峰体验不会持续，也无法持续很久。强烈的幸福是偶发性的，而不是持续性的。

但是，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对统治我们达3千年之久的幸福理论进行修正，这种理论决定着我们的各种概念，如天国、伊甸园、美满生活、美好社会、完善的人等等概念。我们传统的爱情故事结尾时总是说“他们打那以后一直幸福的生活着”。我们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理论也是从来如此。种种喋喋不休的宣传，例如对我们社会中虽然极其有限但是确有其事的改良的宣传，我们也早就听够了，因而也就倍感失望。为了工联主义，为了妇女选举权，为了直接选举参议员，为了按收入缴纳所得税，为了许多已被我们写进宪法修正案的改良所进行的喋喋不休的宣传，我们也早就听够了。每一种改良都说是能带来黄金时代，带来永久的幸福，带来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结果则往往是碰了事实之壁后的幻灭。但是幻灭意味着曾经有过幻想。这一点似乎可以明明白白地讲清楚：我们期待着改良，这完全合情合理；但我们如果还期待着什么十全十美，什么永久的幸福，那就再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了。

有一个事实尽管现在看来已经十分明显，但却几乎是被普遍地忽略了。对此，我也必须唤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我们已经得到的好处，慢慢地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会被忘记，会从意识中消失，最后甚至会不再被珍惜——至少在它们没有被剥夺前是这样（可以参见483）。例如，当我于1970年1月写这篇前言时，美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便是：在150年间所一直为之奋斗并最终获得的无可置疑的进展和改良，却被许多没有头脑的浅薄之辈轻蔑地抛到一边，认为全都是虚假和毫无价值的，不值得为之一战，不值得捍卫，不值得珍惜。而这，只不过是社会尚未十全十美。

目前正在为妇女的“解放”所进行的斗争可以用来做为一个例子，(我可以举出十多个其它的例子)，说明这个复杂但却重要的问题，以证明有多少人趋于以一分为二的分割式进行思维，而不是以分层次、按等级的整体式进行思维。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可以说年轻姑娘最常见的梦想，一种她自己看不透的梦想，是有一位男人爱上了她，给了她一个家和一个孩子。在她的梦幻中，她会从此以后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事实却是，一个人不管多么渴望有一个家，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情人，她迟早也是会对这些福气感到厌烦的，会认为它们是理所应得的，会开始感到不安和不满，仿佛是缺了点什么，仿佛是还应该得到一些更多的东西。于是，她便经常向家庭，向孩子，向丈夫倾泄自己的怒气，认为它们全都是虚假的，或许甚至是一个陷阱，一种奴役。于是，便用一种非此即彼、不求兼顾的方式来渴求高级的需要和高级的满足，例如：职业生涯，旅行的自由，个人的独立等等。其实，认为上述一切都是互相排斥，不可兼容的，这是不成熟、不明智的表现——这种看法正是不满理论和分层次、按等级的整体需要理论的要点。强烈地希望牢牢抓住所有已经占有的东西不放，然后再象工联分子一样，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对心怀不满的妇女所做的最好写照。也就是说，她一般会希望保留所有的既得利益，然后再同时得到额外的利益。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也并未吸取这个永久的教训：无论她渴求的是什么，无论是一种职业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一旦它被得到，整个过程就会再重复一遍。幸福，激动，满足的几天一过，便不可避免地要以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便会再一次陷入不安、不满，便会要求得“更多”！

我要提出一种这样的实际可能性以供大家思考：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认识人类的这些特性，如果我们能够放弃对于永久、持续

幸福的梦想,如果我们能够承认我们只有转瞬即逝的欣悦,然后免不了又要发牢骚,又要愤愤不平地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使广大民众都懂得自我实现的人会自动地做些什么,即能够一一列举自己得到的幸福并为它们而感到庆幸,能够避开非此即被这种选择的陷阱。一位妇女有可能得到女性所特有的全部满足(得到爱,家庭,孩子),然后,在不放弃任何一种既得满足的情况下继续向前发展,最后超越女性,同男人共享全面的人性;例如,她的智力,她可能有的天赋,她个性中所特有的天才,她自身的实现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全面发展。

第六章“基本需要的似本能性质”的宗旨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在过去的十多年中,遗传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迫使我们比15年前更多地承认基因的巨大决定作用。在这些发现中,我认为对心理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X和Y染色体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消失,等等。

第九章“破坏是似本能吗?”也根据这些新的发现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这些遗传学方面的进展,也许可以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和传达我的观点,但这方面的工作显然还做得很不够。目前,有关遗传和环境的作用的争论,几乎还象在过去的50年中那样简单化。一边倒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不是倒向简单化的本能理论,即动物的那种总体本能,就是倒向全面的环境论,完全否认整个本能观点。这两种立场都不难驳倒,在我看来,它们根本就站不住脚,可以说是愚蠢透顶。同这两种两极分化的理论恰成对比,本书的第6章以及后面的所有各章提出了一种采取第三种立场的理论,即在人身上,只残存着非常微弱的本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动物意义上的纯粹本能。这些残存下来的本能和似本能倾向极为微

弱,文化和教育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挫败,因此可以认为文化和教育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精神分析学说和其它揭露疗法的治疗方法,更不用说“对自我的寻找”,都可以被设想为一项困难而微妙的工作,其目的是透过教育、习惯、文化的表皮来发现我们残存的本能和似本能倾向,我们只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的本性到底可能是什么。总之,人有一种生物的本性,但这种本性的确定却非常微妙和棘手,需要特殊的追寻手段才能将它发现;因此,我们必须个别地、主观地发现我们的动物性和种类性。

这实际上等于得出了以下结论:文化和环境虽然不能创造,甚至也不能增强遗传性潜能,但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消灭或者削弱这种潜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性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就社会来说,我看这是一种极为有力的论点,证明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都有着绝对平等的机会。既然人的潜在在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丧失或者毁灭,那么这种论点在倡导一个健全的社会方面也就特别有力。这同曾被提出过的下述论点相距甚远:人既然是人类的一员,那么单是根据这一事实本身,也足以得到做一个完整人的权利,即实现人类可能有的全部潜能。做人,在生而为人意义上的做人,同时也必须在成长为人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婴儿只不过是一个潜在的人,必须在社会,文化,家庭中成长为人。

这一观点最终将迫使我们不但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同类的身份,而且还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个体的差异。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想象个体的差异,认为它们1、极富可塑性,极为表面化,易被改变,易于消灭,但会由此产生各种各样微妙的病变。这就需要完成下列微妙的任务,即2、努力揭示出每个人的性情,素质,藏而不露的个性,以便使他可以不受阻碍地、以他自己独立的风格成长起来。否认自己的真实性格会造成微妙的心理以及生理上的代价和痛苦,这些痛苦并不一定能被认识到,并